



秦香在研学活动中为小学生介绍溪上美术馆的建筑。

通讯员 摄

走进澧县甘溪滩镇甘溪村的溪上美术馆，迎接来客的是一场美学与文化的洗礼。这是山野之间一座妙境，古朴精巧的建筑群，与群山相衬。表情形态各异的傩面具，明清时期的木雕、水陆画，农村早已难寻踪影的陶坛、竹编、木屐等生活器具，在这里安然自得；院子里，工匠师傅借着天光，小心翼翼地修复着木雕上的裂痕……

建设这样一座体量庞大的场馆，耗尽了3位创办人的青春与心力。其中，雷鸣、雷亮两兄弟是土生土长的甘溪滩人；雷亮的妻子、湖北籍姑娘秦香，在此坚守了近3000个日夜，早已把这里当作另一个故乡。

变卖房产，从北京回到农村——“不留后路”全心全意建设溪上美术馆

回到甘溪滩，是秦香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决定。

出生于湖北随州的秦香，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乡镇企业家。他带着一家人从乡村奋斗到镇上，又带着周边百姓种植香菇致富。

父亲的言传身教，在秦香心中埋下一颗担当奉献的种子。

秦香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做了公务员，与大学同学雷亮结婚，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小家，在旁人眼里已走到“人生巅峰”。

但秦香并不满足。

雷家兄弟热爱收集古董，受此影响，秦香也喜欢上这些古旧器物。“刚开始觉得它们脏兮兮、灰溜溜，后来通过两兄弟接触了很多民俗研究的专家学者、美院老师，懂得了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慢慢发现它们的魅力，原来民间文化是如此灿烂！”

随着藏品越来越多，雷鸣决定回老家打造“溪上美术馆”，陈列展出这些收藏。“这些民间艺术的瑰宝，绝不能蒙尘。咱们可以对藏品进行深入研究，或许有朝一日你也会成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那样的人。”被大哥说动，心中的种子破土而出，秦香决定回到甘溪滩，参与创建美术馆。

这一想法遭到娘家父母反对——辛辛苦苦拼进了大城市，现在却说要回农村，这不是胡闹吗？

秦香心意已决。她给父亲写了一封长达7页的信，详细讲述自己的理想和规划，又请自家兄弟做父母思想工作，总算勉强让父亲点了头。

2016年，秦香、雷亮辞去工作，瞒着父母变卖北京的房产，带着女儿回到甘溪滩，全心全意投入美术馆的建设。

不久，秦香的父母前来看望女儿，本就心中不理解他们，看到这里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建设比想象中更困难，黑着脸回了家，一连好几年都生气不理她。后来得知他们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更是气得直训她“不留后路”。

追寻理想，在坚守中毅行——“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勤奋奋斗”

怀揣满腔热血来到甘溪滩，然而追寻理想的道路并不平坦。

首要面临的问题便是溪上美术馆的持续运营。每年，溪上美术馆耗费大量资金用于建设和维护场馆、添置和修复藏品。雷鸣是个理想主义者，天马行空的想法层出不穷；秦香和雷亮跟在后面，将雷鸣的想法落地，维持美术馆运营。

“每天一睁眼，几千元的开销等着，建设高峰期一天更是要上万元支出。”秦香一项一项列举，展厅里的画保持干燥要24小时除湿，木头防虫防潮要刷桐油，新收来的木雕和画作需要工匠修复……“一旦疏于维护，也许一夜之间画就长了霉，木楼木构也会渐渐腐朽。”

做餐饮、开民宿、卖农产品，能“搞钱”的法子都想尽。这个过去坐办公室的白领，现在天天与鸡鸭鹅猪、瓜果蔬菜打交道，精打细算过日子，“成了一个真正的农妇”。

作为溪上美术馆的大管家，秦香操心馆内的吃穿用度，还要处理馆外的人际关系。

修建风雨桥时，美术馆前要清淤整修水渠，秦香费尽口舌，才说服施工队放弃“平齐工整”的工业化审美，不用水泥而用山石砌筑水岸，溪流潺潺，

一位民间文化守护者的无悔选择

她放弃北京公务员身份，变卖北京房产，与丈夫回到农村建设溪上美术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卓萌 黄琼

成。”秦香说。

馆内藏有大量常德木雕花板，秦香开设“有板有言”视频号，抓着雷鸣一期一期录讲解视频；和雷亮一起为藏品拍照、修图，登记造册，以便研究和展示；3人一起开设研学、美术课程，陆续举办纸扎艺术展、土家婚嫁展、湖湘木雕展等，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里里外外的事，秦香都在打理，颇费心力。众人最关心的是她的几个孩子——原本可以在北京长大的娃，却来到穷乡僻壤，岂不耽误了前程？

大女儿童年在北京度过，来到乡里不适应，提出要回京上学。秦香尊重孩子的决定。小女儿和小儿子生在乡间，天天风吹日晒，泥巴里头摸爬打滚，秦香觉得也很好。“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勤劳奋斗，言传身教，是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秦香说，现在两个小娃常常模仿民间艺人、外来客人的言行举止，还会学着妈妈的样子为客人解说，范儿十足。

同女儿置气的父母再次来到溪上，看到这些精美壮观的建筑、保存完好的藏品，听到学者、专家、游人对溪上美术馆的认可，态度逐渐转变。母亲总是变着法儿给秦香塞红包，从经济上给予溪上美术馆不少支持。

守望乡土，传承湖湘文化——“我们是被时代选择的一群人”

再焦头烂额，也不敢撂挑子。秦香说，时至今日，溪上已不再是雷家的私有物。“守护好这方水土上的民间文化”，已经不是选择，而是责任。

秦香常把“我们这方水土”挂在嘴边，仿佛自己是从小生发于甘溪滩的一株植物。

农村出生的她，骨子里有着对田园的热爱与亲近。她以青年人的好奇、女性的细腻观照和记录乡村的美丽，同时用知识分子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发掘和研究周边的民俗文化。村里有人去世办丧事请道士，秦香跑去“看热闹”，因为“渡亡法事是这方水土上保存最好的文化现象”。

“文化附着在生活之上，是生活方式的积累。”在与自然相处、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秦香对自己所研究和整理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思考。

溪上美术馆少有名人字画，多的是农耕器具及本土仪式器物。在秦香眼里，馆藏的大量巫傩面具、水陆画、造像等看似“怪力乱神”的民间民俗，折射着早期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阐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原始而质朴。溪上的馆藏，承载的是祖先们的勤劳与智慧。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思考，雷家兄弟和秦香逐渐捋出一条文化线索。“从最原始的巫傩文化到释道教影响下的绘画与雕刻艺术，再到农耕生活中的诗礼传家，在大量实物的整理收集中，我们发现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梳理了长江流域以南的文化脉络。在这条脉络中，湖湘文化非常重要，常德片区的文化尤为精彩。”秦香说，沅澧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这方水土上的民间文化丰富而又灿烂，值得更加深入挖掘研究。

“我们是被时代选择的一群人。”秦香说，“建设溪上美术馆、传承湖湘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份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会放下！”她希望带动各方力量参与进来，共同把溪上美术馆打造成一所文化研究机构、一个湖湘文化展示窗口、一个传统田园生活的美学综合体。



秦香在美育公益课堂上为孩子们讲解院落中的陈设。

通讯员 摄

守护一方乡土文明——永州3名文化守护者的故事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潘华：留住400多个村庄的“旧时光”

潘华是永州市移动公司员工。因工作需要学会了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2014年的一天，潘华路过一个村庄。他记起一年多前，他曾在此拍摄照片时，见过一座高高耸立、保存完好的古门楼，但此次发现古门楼已出现残破的迹象。

潘华萌生了用相机留住村庄“身影”的想法。他说：“这些照片可以供专家研究，也能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乡土文化。”

“风貌保存好的村庄，大多地处偏远，没有经费，也没有人接待，拍这些照片，吃力不讨好”“不如接些单位和企业的宣传业务，还能挣点外快”……面对亲朋好友的提醒，潘华不为所动，利用休息时间一头扎进广袤的乡村田野。他还自创“扫描”式拍摄，即，先拍摄村庄全貌，再逐一拍摄村巷和村中的古井、石雕、识字塔、古桥、古壁画等，力争留下较为全面的图片资料。

拍摄村庄的日日夜夜，有很多令潘华难忘的场景。

前往道县桥头镇庄村，山路十八弯，潘华在途中数次迷路，到达庄村时已经很晚，他到村民家中找了两个红薯充饥。

为拍摄江永县夏层铺镇洞美

村，他在一间闲置公房搭起简易床，住了10多天。

2019年以前，无人机还较少，潘华经常攀登村庄周边的制高点，去拍摄村庄全貌。好几次，他好不容易登上可以俯瞰村庄全貌的山峰，万里晴空却突然变灰暗，他只得在山上等到天气好转。有时却意外迎来骤降大雨，他被淋成“落汤鸡”，无功而返……

潘华说，艰辛的付出都值得。到目前，他已深入400多个村庄拍摄10万余张照片，分门别类整理成古村落、古井、古石雕、古壁画、古石刻对联、古牌匾等10多个系列。他的多幅摄影作品，被专家引用。当地村民看到潘华拍摄的照片，发现原来身边的景致很美，主动保护古建筑、古门楼、古井、古壁画等。

2023年，潘华在网络上推出11个有代表性的古村落的图文，阅读量近600万人次。与潘华素未谋面的南京摄影爱好者张建龙，看到他的摄影作品后，跟随这些照片去古村打卡，还组织亲朋好友来游玩。

如今，潘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向他询问哪些村落值得一游，如何安排最佳的旅游线路。他都耐心地回答，给出合理化建议。



潘华在古村拍摄。

邓明旭 摄(湖南图片库)



杨雄心(右)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吴秀杰，在道县福岩洞考古发掘工作照。

李意愿 摄(湖南图片库)

杨雄心：奔走乡野寻找历史痕迹

去年，杨雄心从道县文旅广体局退休。在此之前，他已被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湘南学院周敦颐研究院聘为特聘教授，并担任湖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萧贺古道文化遗产研究项目的指导老师。如今，他仍时常翻山越岭开展田野调查、现场教学。

让人想不到的是，杨雄心仅高中毕业，当过机械厂钳工、粮站保管员，没受过正规文物考古教育。

2006年，杨雄心才进入文物管理部门工作，他勤奋自学，终于成为业务尖子。

2011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县文物管理部门的配合下，再次对1984年出土过24种(属)哺乳动物化石的该县福岩洞进行考古挖掘。杨雄心全程参与。

10多天过去，考古队只获得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与大家的期望差距不小，一时有些气馁，个别队员甚至想要放弃。

杨雄心通过细心观察洞内的情况，结合所学专业知

识，大胆建议另选区域进行挖掘。他推荐的位置堆积层比较厚，地势较高且干燥，没有水滴。

大家采纳了杨雄心的建议。第二天，挖出第一枚人类牙齿化石。

不久，又挖掘出4枚人类牙齿化石。

201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多

位研究员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在道县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表明该地区在8万至12万年前，已经出现现代人，这是东亚大陆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

专家组一致同意，论文署上杨雄心的名字。

这一发现，吸引各地专家、游客慕名来到道县“寻古”。

福岩洞考古挖掘告一段落后，杨雄心更加勤奋地登高山、攀悬崖、闯荆棘、蹚河流，开展田野调查，他独著或与他人联合撰写的10余篇论文，先后在《人类学学报》《中国国家地理》等国家权威期刊发表。

鉴于杨雄心在文物考古方面取得的成绩，多所高校诚聘他为特聘教授。他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开展田野调查。

2022年8月，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生刘纯，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搜集资料，慕名找到杨雄心。

杨雄心带领刘纯深入湘桂多地考察，将所掌握的知识倾囊相授。2022年冬，杨雄心陪刘纯到江永县源口瑶族乡调研。

刘纯、杨雄心合作撰写的两篇论文，相继在《中国国家地理》《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发表。

湘南学院教师敖炼，多次带学生到道县考察。每次，杨雄心在前面披荆斩棘、攀岩钻洞，为大家带路。对当地的文物古迹，杨雄心如数家珍。“杨雄心研究领域广，工作认真细致，令人钦佩！”敖炼说。